

福建叢書第三輯之二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謝肇淛集

廣
陵
書
社



本冊執行主編

陳慶元

《福建叢書》
第三輯之二

謝肇淛集一

明·謝肇淛 著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新加坡
PDG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謝肇淛集 / (明) 謝肇淛著 .- 影印本 .- 南京 :

江蘇古籍出版社 , 2003.1

(福建叢書 . 第 3 輯)

ISBN 7-80643-899-8

I . 謝… II . 謝… III . ① 古典詩歌 - 作品集 - 中國 - 明代
② 古典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國 - 明代

IV . I214.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3) 第 001706 號

《福建叢書》第三輯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本冊執行主編 陳慶元

書名: 謝肇淛集

著者: 明·謝肇淛

出版: 江蘇古籍出版社

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

發行: 廣陵書社

地址: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-6

印刷: 金壇古籍印刷廠

開本: 850 × 1168/32

印張: 73.1875

版次: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: (全四冊) 390.00 元

謝肇淛與《小草齋集》

家世、仕歷與著作

謝肇淛(1567—1624)，字在杭，號武林。肇淛詩文屢稱晉太傅謝安爲其先祖。謝氏初籍浙江上虞縣，宋末謝星以殿中侍御使出知玉融州（今福建福清），遭亂不得歸，乃渡海寓東嵐村（今屬福建平潭）。明初有遷界之令，遂西渡長樂（今屬福建），後卜宅該縣江田里。肇淛祖上一支遷居省城福州，而往來江田，仍稱長樂江田人^①。肇淛叔祖謝杰（1537—1604），字繹梅，萬曆二年（1574）進士，官至戶部尚書，著有《士譚民語》、《白雲篇》、《琉球錄補》、《抑抑堂爰草》等。肇淛父汝韶（1537—1606），字其盛，號天池，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戊午鄉薦，官至吉府左長史，有詩文集^②。汝韶有三子，長肇淛，次肇湘，季肇潼^③。初，汝韶司教錢塘，置側室，生肇淛，故名與字、號都與此有關。

陳慶元

肇淞『生而奇穎，覽則成誦』^④。九歲，屬文。年十三，作《題蘇中郎牧羊圖》，云：『沙滿氈裘雪滿天，節旄零落海雲邊。上林飛雁來何晚，空牧羝羊十九年。』遠近傳誦。隨父在楚，就試，以高等入庠序。萬曆十三年乙酉，王世懋督閩學，品其文曰：『將來必爲名士。』拔置第一。戊子（1588），以《詩經》舉於鄉。萬曆十七年己丑，上春官不第。萬曆二十年壬辰，成進士^⑤。

肇淞原配爲鄭述之女，早卒。鄭述，閩之大義里人，嘉靖二十九年庚戌進士，官廣東布政司參議。繼室黃藩女。有男五人，女三人，長女適曹學佺之子。肇淞先後有侍兒桃葉、柳枝、莫愁。肇淞繼母徐氏，爲徐渤之姐。

謝肇淞仕途經歷如下：

萬曆二十年壬辰冬，除湖州推官。時太守頗多忌諱，如不許人穿白衣，遇白衣者輒置之法。肇淞作《吳興後竹枝詞四首》其三云：『五月新絲白勝綿，輕羅織就雪花鮮。爲郎製得雙襠子，官府頭行不敢穿。』太守聞之，頗不悅，借故將其調爲東昌司理^⑥。這則故事主要在於挖苦太守，其實肇淞的被調離吳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『傲』。《鄧汝高傳》云：『謝外史曰：余同汝高在浙，浙郡縣大夫謂汝高傲，弗善也。顧余二十年來，未嘗見汝高傲。無何，

余亦以傲挂吏議矣。汝高又爲余曰：『不傲也。及今乃知之，吾兩人者無傲心，有傲骨矣。』^⑦鄧原岳《寄懷謝在杭》二首其二亦云：『少年行作郡，白眼傲公卿。』^⑧

萬曆二十六年戊戌，東昌司理。

萬曆二十八年庚子，入棘闈爲同考試官。

萬曆三十三年乙巳，擢南京刑部山西主事。

萬曆三十四年丙午，轉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。未幾，父汝韶辭世，遂閉門著述。

萬曆三十七年己酉，服闋，補工部屯田主事，轉員外郎，管節慎庫。

萬曆三十九年辛亥，轉本部都水司郎中，督理北河，駐節張秋。

萬曆四十二年甲寅，護送福藩之國。

萬曆四十六年戊午，擢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兼僉事，分巡金倉道。

萬曆四十八年庚申，賚捧入壽萬聖節。

泰昌元年（1620）庚申，受覃恩，膺三世貤贈。

天啓元年（1621）辛酉，擢廣西按察使。

天啓二年癸亥，晉廣西右布政使，尋晉左布政使。

天啓四年甲子，提調省試。冬，入覲，行至江西萍鄉，卒於官舍。

謝肇淛喜博覽，自六經子史，以至象胥、稗虞、方言、地志、農圃、醫卜之書無不蓄。一生著述甚富，據曹學佺《明通奉大夫廣西方伯武林謝公墓志

銘》、徐爌《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》載，有以下二十餘種：

一、《小草齋詩集》二十卷（今傳明末刻本《小草齋集》三十卷，《小草齋續集》三卷，分藏福建省圖書館和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）

二、《小草齋文集》三十卷（今傳天啓刻本二十八卷，藏江西省圖書館）

三、《西吳支乘》（一作《吳興支乘》）二卷（作於吳興，採問吳興民風民俗）

四、《居東雜纂》四卷（作於東昌，搜括東昌異聞）

五、《北河紀》十卷（作於治北河時，相度黃河水勢）^⑨

六、《滇略》（官雲南作，滇省方志）^⑩

七、《風土記》二卷（作於廣西，記粵西掌故）^⑪

八、《粵藩末議》二卷（作於廣西，記粵西事務）

九、《鼓山志》八卷（鼓山爲福建福州名山）^⑫

- 一〇、《支提山志》四卷（支提山爲福建寧德名山）^⑬
一一、《太姥山志》二卷（太姥山爲福建福鼎名山）
一二、《方廣岩志》二卷（方廣岩爲福建永泰名山）^⑭
一三、《長溪瑣語》二卷（長溪爲福建福安別名）^⑮
一四、《史測》二卷
一五、《史考》七卷
一六、《史觚》十七卷（以上三種爲古今諸史）^⑯
一七、《塵餘》四卷、《續塵餘》二卷（記街頭巷談）
一八、《小草齋詩話》六卷（論詩著作）^⑰
一九、《五雜俎》二十卷^⑱
二〇、《文海披沙》八卷
二一、《筆觚》十卷（以上三種爲學術和讀書筆記）
二二、《今用禮考》十卷（古禮研究）
曹、徐二文未及載者二種：

一、《北河紀餘》。《小草齋文集》卷六《北河紀餘》序：『北河，紀矣，曷

爲及其餘也？紀者，紀河以內者也；而餘者，紀河以外者也。』《明史·藝文志二》：《北河紀餘》四卷。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四卷。

二、《八閩巋政志》十六卷。《明史·藝文志二》。

肇淞在廣西還刻有《二曹詩》（唐代廣西詩人曹堯章、曹鄴合集）一種^①。著述之外，肇淞還善草書，得力於二王，片楮隻字，人爭寶之。徐渤《爲鄭履和書記題謝在杭臨十七帖後》云：『謝郎學書筆如鐵，不惜千緡求古帖。有時醉墨落淋漓，掃盡林間紅樹葉。』^②

詩學理論與批評

謝肇淞的詩學理論與批評，內容十分豐富，除了《小草齋詩話》、《文海披沙》這兩部著作外，不少論述見於他的詩文集和筆記。

謝肇淞論詩受宋代嚴羽（福建邵武人）和明初高棅（福建長樂人）影響最大，他說：『嚴儀卿論詩，勃窣理窟，深得三昧；高廷禮選唐，揚推精當，境界無遺。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二）論詩力主盛唐。謝肇淞友馬欽《小草齋詩話》

序》②云：『謝在杭《詩話》一帙，分內、外、雜三篇，大都獨抒心得，發所未發，而歸宗於盛唐，以扶翼正始之音餘。』謝肇淛說，宋人一生只學韓、杜兩家；明趨向多岐，也有學杜者，學長吉、玉川者，學錢、劉者，學元、白者，學許渾、李商隱者，還有學坡、谷者，『然到底未得盛唐門徑』。具體到對詩人的評價，例如明初的林鴻和高啓，他認為林鴻、高啓都是明初的代表詩人（另一位是王恭）②，但『啓雜出元、白、長吉，此其異也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二），於高啓有所微詞。林鴻論詩，以為『開元、天寶間，神秀聲律，粲然大備，故學者當以是楷式。』高棟云：『及觀滄浪嚴先生之「辯」，益於林之言可徵。』（《唐詩品彙·凡例》）高棟詩才雖不及林鴻、王恭，然其編選《唐詩品彙》一書，將唐詩分爲初、盛、中、晚，而以盛唐爲正始。『揚挖千古，陶鑄百家，一經品題，無不破的。此其精識朗鑒，當是古今第一流法眼也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三）。『明詩所以知宗唐者，高廷禮之功也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二）。

嚴羽《滄浪詩話》以憚喻詩，提倡學詩要有悟性，謝肇淛對此非常欣賞，在論詩時多次提到嚴羽的這一觀點。較有代表性的是《重與李本寧論詩書》中的一段話：

嚴儀卿以『悟』言詩，此誠格言。然『悟』之云者，須積學力，久醞釀橐籥，而後一旦豁然貫通，如曾子之唯一貫是也。必若如嶺南獼猴不識文字，聲下頓悟，此天縱之聖，千萬年中容有幾人？而世之寡學鮮見者，往往托焉。何談之容易乎？所為此者，皆因淵源之不深，識見之靡定，隨衆觀場，效顰染指，而故為大言以欺人耳。賤子之詩，上不敢沿六朝，而下不敢宗七子，初循殼律之中，而漸求筌蹄之外，庶幾於嚴氏所謂『悟』者。（《小草齋文集》卷二十一）

「悟」之一字，誠詩家三昧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一），是非常贊同的。作詩沒有悟性，即使學習唐人，也只能亦步亦趨，即使作得千似萬似，作得神秀，也不可能有好詩。作詩的最高境界，當然是『求筌蹄之外』，但謝肇淛的看法又和嚴羽有些不同。嚴羽論詩是主張頓悟、主張詩有別才，非關學，謝肇淛說，嚴羽的提法，目的是爲了矯宋人之失，天下並沒有什麼不學之詩。他認爲，頓悟是不可得的，必須『積學力』，『久醞釀』，纔能做到『豁然貫通』，做到『一徹百徹』，這一過程看似是漸悟，其實也就是頓悟了。漸悟與頓悟，其實是一回事，而起重要作用的是學和積累，學和積累的過程，也是一種實踐的過程。

他特別反對那種以頓悟爲借口，不學，不積累，魚兔未得到，而先已忘筌忘蹄了。當然，作詩單有學還是不够的，詩人還要有『才』。

明代『七子』派倡言『詩必盛唐』，而一些作品過於拘泥唐人法度；公安『三袁』主張『獨抒性靈』，一些詩作『不拘格套』。萬曆季年，公安、竟陵盛行，謝肇淛的友人馬欽認爲詩已『漸入惡道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序），他們動輒『藉口於悟』，而不屑於學；不僅不屑於學，而且欲超越『古人法度』，故詩不免於俚淺。謝肇淛認爲作詩法度是不能廢的，他說：『詩以法度爲主，入門不差，此是第一義。』（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一）法度雖然是第一義，但也不可過於拘泥，法度之外，還要講『氣』、『骨』、『神』、『情』、『理』、『色』、『調』等。

從詩歌的具體實踐出發，謝肇淛提出了『四正聲』、『四當』、『四貴』和『六不可』等主張。『四正聲』：『感於聚會眺賞，美景良辰，則有喜聲；感於羈旅幽憤，邊塞殺伐，則有怒聲；感於流離喪亂，悼亡吊古，則有哀聲；感於名就功成，祝頌燕饗，則有樂聲。此四者，正聲也。』『四當』：『學爲詩者，首之宗旨當審也，涂轍一差，則終身難挽也；次之典刑當存也，體裁不辨，則尚論無由也；次之搜材當廣也，見聞寡陋，則取捨無擇也；次之律度當嚴也，步趨

無法，則倉卒易敗也。『四貴』：『詩境貴虛，故仙語勝釋，釋語勝儒；詩情貴真，故閨語勝市，市語勝朝；詩興貴適，故湖海之語勝於臺閣；詩意貴寂，故窮愁之語勝於富貴。』六不可：『詩不可太着議論，議論多則史斷也；不可太述時政，時政多則制策也；不可太艷麗，艷麗則詞曲也；不可太整齊，整齊則對子也；不可太鋪叙，鋪叙則游記也；不可太堆積，堆積則賦序也。』（均見《小草齋詩話》卷一）此外，他還認為作詩有『六須』，詩有『七厄』，道學於詩有『五病』等，其中不乏精辟見解。

謝肇淛論詩主唐，他認為宋詩遠不及唐，而明詩遠過於宋，明詩之所以過宋，是因為明詩能宗唐（宗唐之功，應歸於高棅）。當然，對於整個明代詩歌的發展，並不能簡單地用『宗唐』二字就能說明問題的，具體分析起來，要複雜得多了。謝肇淛《讀明詩二首》簡要表明了他的觀點，其二云：

龍飛初革命，中原沿胡音。惟有閩與吳，正聲未陸沉。

笙鏞雖異奏，山海互高深。皇皇弘正朝，意匠彌深心。

金昌既典則，北地淪蒼森。信陽整風骨，極步追高岑。

王風寢不競，霸圖遂見侵。偏師爭角逐，戈矛紛相尋。

膏肓不可藥，匡合力難任。悠悠俟千載，腸斷高山琴。

謝肇淛在《王百谷傳》中也談及明詩的發展問題：

明興，自北地、信陽以風骨相尚，近於無病呻吟，而詩一變。迨歷下為政，專為雄聲，務為氣格而寡性情，而詩一變。比者，江左諸君，遠學六朝，模擬鮑、謝，靡靡之音不復凌競，而詩又一變。（《小草齋文集》卷十一）

綜合以上詩文，可以看出謝肇淛把明詩的發展約略分為四個階段。一、明初。明初以閩詩和吳詩為正聲。明初林鴻、高棅等詩學盛唐，稱『閩中十子』；高啓、楊基、張羽、徐賁號『吳中四杰』，以比擬『初唐四杰』。在中原詩壇尚存元詩氣習之時，閩、吳二地詩人仍接武唐音，雖笙鏞異奏，互有高深，但正聲不墜。二、弘正朝。弘正間，文壇上出現了一股『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』的復古思潮，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夢陽，以及何景明、王九思、邊貢、康海、徐禎卿和王廷相，即『七子』。『七子』中，謝肇淛較推崇李夢陽、何景明和徐禎卿。謝肇淛的友人張獻翼《小草齋集·序》也說：『孝武之朝，獻吉李氏，仲默何氏，昌谷徐氏，彬彬振藻詞林，而海內亦向風矣。』（《小草齋集》卷首）三、

嘉靖至萬曆前期。『七子』之後，詩壇上先有皇甫兄弟，繼之有李攀龍、王世貞等『七子』，除了於李攀龍、王世貞有所肯定之外，謝肇淛對他們的詩都不太滿意。四、萬曆中後期，特別是萬曆十八年王世貞過世之後，詩壇上出現群雄紛爭的局面。這一時期，竟陵、公安逐漸嶄露頭角，『萬曆之季，漸入惡道，語以唐音，則欠伸魚睨，語以鍾、譚，則附髀雀躍』（馬欽《小草齋詩話》序）。謝肇淛對他們的詩風很不滿，甚至有病入膏肓、無藥可治之憂。謝肇淛認為，他們『反在七子下。何者？彼尚爲葵丘之雄，此真爲梁山之靡耳。要其究竟，尚未窺唐人之門戶，況敢望風雅之藩籬乎？』（《重與李本寧論詩書》）

仔細體味謝肇淛對整個明詩的評論，似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：明詩在『後七子』，尤其是王世貞謝世之後，詩壇上由於沒有足以號召天下的領袖人物把握詩歌發展的方向，正始之音漸浸。那麼，該由誰出來主持文壇，執牛耳呢？謝肇淛沒有明說，但似乎可以感覺到他有這麼一份責任在。他的一些朋友，也有意將他推向壇坫。張獻翼《〈小草齋集〉序》云：『于鱗、元美已死，非君將誰與哉？』喻政《〈小草齋集〉序》亦云：『二十年來天下無王元

美先生，而詞壇之狎主，其柄散漫而無所屬……子欲扼而奪其席耶？在杭笑而不答，其意固已遠矣。辛亥余來守福州，始盡發在杭集讀之，其學如上國武庫，其才如決黃河而注之東。《下菰集》，元美之在爽鳩乎？《鑾江集》，元美之治兵青、齊時乎？《居東集》，元美之入魏、入吳興、入晉、入楚、入鄖之侯乎？……自其少年苦不受徽墨糾纏，故禮法之士疾之如仇。二十年而官不過執戟，所爲詩文，以冲夷寫其侘傺，以感慨發其飛揚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兼之者，古惟靈均，今則在杭。』（均見《小草齋集》卷首）謝肇淛試圖力挽萬曆中後期詩壇的頹風，登上文壇霸主的地位，用心可能是好的，但無論是從當時詩壇的形勢看，還是從他的能力看，似乎都是不大可能擔此重任的。

閩中詩壇之白眉

如果說王世貞之後天下詩壇無盟主，謝肇淛欲登坵壇是不大可能的話，那麼，說謝肇淛是晚明一個重要而且有影響的詩人，并推其爲閩中詩壇的白

眉，當是不成問題的。屠隆《謝在杭詩序》云：

黃白仲與余抵掌海內詞人，遂及閩士，而指屈在杭。君才橫絕一世，蚤歲登壇。所稱詩，峭蒨秀偉，卓然名家。為人軒軒霞舉，亭亭物表，趾高視卑，冲襟可挹……閩中白眉則首推在杭，亦猶海錯之推西施乳，荔支之推陳紫、江綠，而山川之推武夷、九漈也……不佞近論詩如瑯琊、歷下，有才力而寡性情，務聲調而乏自得，繇兩公為政，士爭趨之成風，風人之旨殆盡。必也，取三謝之清蒼，救六朝之浮靡；采王、孟之簡澹，濟李、杜之沉雄；令天真與奇藻并爛，名言與勁氣相宣，斯其極則妙境哉。在杭辨此審矣。（《小草齋集》卷首）

屠隆的評論要比喻政《小草齋集序》客觀全面，他既肯定了謝肇淛在萬曆中後期閩中詩壇的重要地位，又指出其詩歌的特色。

明代閩中詩派的發展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^②。第一階段，即洪永之世以林鴻、高棅為代表的『十子派』；第二階段是弘治朝，以鄭善夫為代表，重要詩人有傅汝舟、高濂等；第三階段即萬曆中後期至明亡，前期以謝肇淛為代表，其他重要詩人有鄧原岳、曹學佺、徐燾、徐爌等。上文我們說過，謝肇